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十三回 駕祥雲憲宗頂禮 論全真湘子吟詩

不識玄中顛倒顛，爭知火裡好栽蓮。
漫守藥爐看火候，但安神息任天然。
群陰剝盡月成熟，跳出凡籠壽萬年。

話說退之與林圭回朝復命，湘子也到。退之奏道：「上叨陛下洪福，下賴眾官誠意，請得終南山一位全真，祈下三尺三寸瑞雪。但見雪滿山林，泉流川澤，溝澗皆盈，草木復茂，百姓們無不歡娛歌舞，盡祝皇圖萬萬年。全真見在朝外候宣，正是：聖天子獨把朝綱，諸宰官共成慶理。」

憲宗大喜，道：「全真既在這裡，可宣來見朕，朕有旌賞。」當駕官忙傳聖旨。不一時，湘子宣到。他也不嵩呼，也不拜跪，直立在金鑾殿上，不行君臣之禮。憲宗怒道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朕為天下之主，上自卿相臣僚，下至蒼黎黔赤，見朕者無不嵩呼拜跪。汝不過一遊方道人，生養在王土之內，何敢如此無禮！」湘子道：「貧道身住闍苑蓬萊，不居王土；口吸日月精華，不餐火食。不求聞達，不戀利名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者，貧道也。陛下為何要貧道嵩呼拜祝，行人間俗禮乎？」憲宗道：「汝在天壇祈雪，庵觀棲身，而今站立金鑾殿上，難說不居王土。」湘子道：「不要貧道立在地上，有何難哉！」舉手一招，一朵彩雲捧住湘子，騰空而起。湘子叫道：「請問官家，貧道是王臣不是？」憲宗見湘子起在雲中說話，驚得面如土色。走下龍牀，招湘子道：「師請前來，願為師弟子。」

退之奏道：「自古至今，那裡得有神仙？秦皇、漢武，被除福、李少君愚弄了一生，終無所益。這個全真不過是些小法術，惑世欺民，料不是真神仙，陛下以師禮相待，豈不長他志氣，滅己威風？」憲宗道：「這般大旱，萬物焦枯，他祈下一天大雪，朕言含諷，他騰身立在虛空，不是神仙，如何有這般手段？」退之道：「久旱雨雪，天道之常。這全真是曉得天時，乘機適會，湊著巧耳。若騰雲駕霧，乃是旁門邪術，障眼瞞人，取豬狗穢血一噴，這全真登時墜下，粉骨碎身矣，有恁奇處。」憲宗道：「卿且暫退，朕自處分。」退之羞慚滿面，忿忿出朝。那湘子方才立下地來，道：「貧道暫回荒山，異日再來參見。」憲宗道：「秦皇、漢武竭財盡力，不得一見神仙，朕今有緣，得師下降，忍不出一言以教朕耶？」湘子道：「陛下富貴已極，欲求何事？」憲宗道：「朕求長生不死。」湘子道：「長生不死，乃清閒無事的人拋棄家緣，割捨恩愛，躲在那深山窮谷之中，朝修暮煉，吐故納新，方得長生不老。陛下以四海為家，萬民為子，自有正心誠意之學，足以裨益斯民，保護龍體，豈可求長生之道，置萬幾千叢朕乎？」憲宗道：「朕躬多病，藥餌罔功，求師一粒金丹，蘇朕宿恙。」湘子道：「陛下日逐逐於愛河欲海，疲神耗精，乃欲借單根樹皮以求補益，譬如以囊貯金，日以鐵易之，久而金盡鐵存，空無用矣；乃欲點鐵成金，豈易易哉！」憲宗道：「師言誠有理，朕請從事，惟師教之。」湘子道：「貧道山野頑民，不能繩繩糾纏，補闕拾遺。自今以後，陛下惟清心寡慾，養氣存神，當有異人來自西土，保聖躬於萬祀，綿國祚於億年也。」憲宗道：「其人苦何？」湘子道：「其人雖死，其骨猶存，寶其骨而什襲藏之，自有靈異。」言畢辭去。憲宗苦挽不住，自歎無緣。正是：

有緣千里神仙會，無緣對面不能留。

不說湘子辭了出朝。且說退之過得數日，正當壽旦。那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、十二台官、六科給事、二十四太監，並大小官員，齊來慶壽。有《駐雲飛》為證：

壽旦開筵，壽果盤中色色鮮。壽篆金爐現，壽酒霞杯豔。啾，五福壽為先。壽綿綿，壽比岡陵，壽算真悠遠。惟願取，壽比南山不老仙。

壽靄盤旋，壽燭高燒照壽筵。壽星南極現，壽桃西池獻。啾，壽雀舞蹁躚，壽萬年。壽比喬松，不怕風霜剪。惟願取，壽比蓬萊不老仙。

壽祝南山，萬壽無疆福祿全。壽花枝枝豔，壽詞聲聲羨。啾，海屋壽籌添，壽無邊。壽日周流，歲歲年年轉。惟願取，壽比東方不老仙。

壽酒重添，壽客繽紛列綺筵。壽比靈椿健，壽看滄桑變。啾，得壽喜逢年，壽彌堅。壽考惟祺，蟠際真無限。惟願取，壽比崑崙不老仙。

這一日，退之請眾官在廳上飲酒。雖無奇珍異果，適口充腸，卻也品竹調絲，賞心悅目。當下吩咐張千、李萬，同著一千人役，把守大門、二門，不許放一個閒人來攪筵席。湘子在空中聽見，既按下雲頭，執漁鼓簡板，一逕來到退之門前，望裡面就走。張千攔住道：「我老爺好打的是佛門弟子，好罵的是老氏師徒。喜得今日壽筵，百官在堂上飲酒，不曾見你，不然也索受一頓打罵了。你快去了倒是好的。」湘子道：「你老爺為何怪這兩樣人？」張千道：「老爺先年也是好道的，只因數年前有終南山來的兩個野道人把老爺姪兒拐了去，因此上老爺閉了玄門，再不信這兩樣人了。」湘子笑道：「我貧道不是老、佛之徒，乃是辟佛家的宗祖，距老氏的元魁，只因讀書沒了滋味，過不得日子，胡亂打幾拍漁鼓，唱幾闕道情，裝做道人形狀。今日既是你老爺壽辰，勞長官替我稟一聲，待我化些酒飯充饑，也是長官的陰鷲。」李萬道：「放你進去不打緊，只是連累我打沒要緊。」湘子道：「你說終南山那個卓韋道人要求見，決不累你就是。」張千道：「李家哥，這道童從終南山來的，認得公子也不見得。我和你今日不替他稟一聲，倘或老爺入朝出朝時節，他攔馬頭告將來，那時老爺查起今日是誰管門，我和你倒有罪了。不如進去稟過老爺，見不見但憑老爺自做主張，何如？」李萬道：「哥說得是。」張千便慢慢地走在筵前，捉空兒稟退之道：「外面有一個道童，說是終南山來的，要見老爺。」退之道：「莫不是那祈雪的卓韋道人？若是他，不要放他進來。」張千道：「面貌語言敢不是那祈雪的。」退之道：「是不是且休理論，只是我早上吩咐你們，謹管門戶，不許放一個閒人來攪酒席，你怎麼又替這道童來稟我？該著實打才是！姑饒你這初次。」張千呆著膽，低低又稟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張千怎敢亂稟？但自古說『五行三界內，惟道獨稱尊』，今日是老爺壽辰，這道人從遠方來求見，明明說老爺獨稱尊了。」退之聽說，便起身拱手道：「列位少坐，學生去打發了一個道童就來奉陪。張千飛星跑到大門首，道：「老爺出來了。」又扯扯湘子道：「我耽了無數干係，替你稟得一聲，那板子滴滴溜在我身上滾過去，若不是我會得說，幾乎被你拖累了。如今老爺出來，你須要小心答應。倘有些東西賞你，也要三七分均派，不要獨吃自屙！」說話未完，眾人見退之出來。大家閃在兩邊，齊齊擺著，倒把湘子推落背後。湘子暗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，人離鄉賤，物離鄉貴，我昔年在府裡時，誰人不怕我？今日竟把我推在他們背後。」只見退之開口叫道：「終南山道童在哪裡？」只這一聲，眾人便把湘子一推，推得腳不踮地，推到退之面前。

退之看見湘子，就認得是祈雪的道童，便道：「你家住何處？為何從終南山來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家住北斗星宮下閒戲南天白玉樓。昔年跟著師父在終南山修行，故此從那裡來。」退之笑道：「這道童年紀雖小，卻會說大話，想我湘子流落在外，也是這般模樣。」湘子早知其意，便道：「大人，公子身上衣服還不如貧道哩。」退之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修行的人，百年身後無一子送終，有怎麼好處你去學他？」湘子道：「人家養了那不長進的兒女為非作歹，墊他人的嘴唇，揭祖父的頂皮，倒不如我修行的無罣礙。況且親的是兒，熟的是女，有朝一日無常到，那一個把你輪回替。」退之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還是在家理世事的長久，那見修行得久長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，日月如梭，光陰似箭，青春不再，白髮盈頭，你可曉得老健春寒秋後熱，半夜明燈天曉月，枝頭露水板橋霜，水上浮漚山頂雪，都是不長久的麼？」退之道：「汝且立在門外，我說一言與你聽。你若答應得來，便有酒飯與你吃；若答應不來，急急就去，不要在此胡纏。」湘子道：「願聞！願聞！」

退之道：「相府問全真，來此有何因？」

湘子道：「能卜天邊月，會點水底燈。」

退之道：「石上無塵怎下稍？」

湘子道：「渾身鐵（金纂）幾千條。」

退之道：「爐中有火常不滅？」

湘子道：「扳倒大河往下澆。」

退之悄悄吩咐張千道：「你頭上可戴兩根草，去二門上，坐在木頭上，看他如何說。」張千依命，頭戴兩根草，坐在門栓上不動。湘子看了，往裡面就走。李萬扯住道：「你到那裡去？」湘子道：「韓大人請我吃茶。」退之只得笑了一聲，轉到席上坐下。湘子隨了進來，立在階前。吟詩道：

茅庵一座蓋山前，脫卻金枷玉鎖纏。

蒲灑林泉真自在，一輪明月杖頭懸。

吟罷，執著漁鼓，唱一闕《黃鶯兒》：

明月杖頭懸，論清閒，誰似俺。蒼松翠柏常為伴。看岩前野猿，聽枝頭杜鵑，青山綠水真堪羨。向林泉，心無掛念；山澗下，自留連。

唱罷道情，向前捫訊道：「列位大人，貧道稽首。」林學士慌忙出席還禮。退之道：「親家，有那一位宰官公子來與學士上壽，勞列位大人出席迎接？」林學士道：「與這道人見禮。」退之道：「親家有失觀瞻了。」叫左右：「將金鍾滿斟在此，但有舉薦道人者，先飲三杯！」林學士道：「親家今日有三喜，列位大人知否？」退之道：「學生有那三喜？」林學士道：「這般大旱，百姓驚惶，親家在南壇祈了瑞雪三尺三寸，聖上大悅，升為禮部尚書，豈不是一喜？」退之道：「這是天子洪福，眾大人虔心所致，韓愈何功之有。」林學士道：「親家今日壽辰，除聖上一人外，其餘親王國戚、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、三法司、六科、十三道、五城執事、十八學士、二十四監，都來與大人上壽，乃二喜也。」退之道：「蒙列位大人錯愛，韓愈感謝不盡。」林學士又道：「列位大人祝壽才罷，影牆上便有一位神仙唱一聲『明月杖頭懸』，走將下來，豈非三喜？」退之道：「古來王母蟠桃，八仙慶壽；單絲不成線，孤木不成林，一個道人說什麼神仙不神仙！」林學士道：「親家久叩玄關，可解得『明月杖頭懸』麼？」退之道：「學生不曉得。」林學士道：「明者，日月並行，晝夜不息；杖者，鄉老拄的拐杖，和尚拄的禪杖，老子拄的仙仗；懸者，掛也。昔日老子將『明月』二字摘將下來，懸掛在那仙杖上頭，騎青牛出函谷關，東度大聖成仙，西度胡人成佛，南答孔子問禮，方才引出歷代的神仙。學生有詩誇揚他的好處。」詩云：

明月杖頭懸，逍遙出洞天。青鸞飛宛轉，白鶴舞蹁躚。

酒泛金杯豔，花開玉樹鮮。祝公多福壽，不讓古錢錢。

退之道：「林親家忒過譽了。」湘子又近前一步，向退之退：「韓大人稽首。貧道敬來慶壽。」退之道：「你做出家人也不達時務，不識進退？因汝前日祈下瑞雪，我特奏聞今上，討旌賞與汝，汝再三不要，今日酒席之間，都是天子門前客，皇王駕下臣，那裡所在容得汝這出家人？汝難道不曉得天下的道士、和尚都要在禮部關給度牒麼？我說汝聽：

山中蒿草蓬蓬發，淡飯黃齏活苦殺。

饒你神仙做道人，也應伏著禮部轄。」

湘子道：「韓大人休要誇口，雖然天下的僧道都伏禮部管轄。貧道恰是王母筵前客，玉皇殿內臣，人爵不如天爵貴，大人如何管得貧道著？貧道也有詩一首，試念與大人聽：

唐朝天子坐金鑾，鸞序駕班兩下編。

五行僧道伏官管，凡夫焉敢管神仙。」

退之道：「從來神仙非同小可，有三朝天子分，七輩狀元才，眉目清秀，兩耳垂肩，神王氣全，精完體胖，才是神仙。汝這等面黃肌瘦，醜陋不堪，不過是一個沒度牒的雲遊道人，怎敢說這等大話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還有幾句大話說與大人聽：轉背乾坤窄，睜睛日月昏。手心天柱列，腳底海波平。山嶽為牙齒，苔芹是發根。恒河沙作食，毛孔現星辰。抬頭只一看，少有這般人。」退之道：「這都是那討飯教化頭的話，我懶得聽他。」湘子道：「蒙大人叫貧道是教化頭，只是貧道當這三個字不起。」退之道：「教化頭三個字有什麼好處？說當不起。」湘子道：「只有太上老君在初三皇時化身為萬法天師，中三皇時號盤古先生，伏羲時號鬱華子，神農時號大成子，軒轅時號廣成子，少暉時號隨應子，顓頊時號赤精子，帝嚳時號錄圖子，堯時號務成子，舜時號尹壽子，禹時號真行子，湯時號錫則子，湯甲時分神化氣，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，方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裡李樹下，遂指李為姓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。周武王時為守藏吏，遷柱下史；昭王時過函谷關，度關令尹喜，後降於蜀青羊肆，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；至穆王時復還中夏。平王時復出關，開化蘇鄰諸王。復還中夏。靈王二十一年，孔子生，敬王十七年，孔子問道於老君，退有猶龍之歎。烈王時過秦，秦獻公問以曆數，遂出散關。赧王時飛升崑崙。秦時降峽河之濱，號河上丈人，授道安期主。道尊德貴，代代不休，才是教化頭。小道身居濁世，口出濁言，與這些凡俗俗骨周旋，怎敢當教化頭之稱？」退之道：「古人之詞寡，躁人之詞多，中心澆者，其詞枝。汝明明是一個花嘴貧子，快些去罷！」湘子道：「古聖先賢也曾化飯，怎麼叫貧道不化齋糧？」退之道：「幾曾見聖賢化飯來？」湘子道：「仲尼領了三千徒弟子、七十二賢人，周流天下，在陳絕糧，難道那個時節，聖賢不去化飯吃？」退之道：「我再問你，天地間何為道？何為人？」湘子道：「包羅天地之謂道，體在虛空之謂人。若說起人之一字，普天蓋地，也無一個。」退之道：「列位大人，這道童是個瘋子。」湘子道：「我不瘋。」退之道：「滿席間朝官宰執，若干人在這裡，汝既不瘋，怎麼說無一個人？」湘子道：「人雖然有，都是假人。」退之怒道：「我們是假，那個是真？」湘子道：「只有貧道是個真人。」退之道：「真假在那裡分別？」湘子道：「我來無影，去無蹤，散成氣，聚成形。抱金石而無礙，與天地同休。石爛海枯，權當頃刻；閻君鬼判，拜伏下風。豈不是真人？若說眾人，一口氣為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，縱是身榮家富客，那個能人會接頭？豈不是假人！」這一篇話，說得眾官無言可答。退之又問道：「何為全真？」湘子道：「精氣不耗，陽神不散，補得丹田，開得胃屍，一生無病，千歲長春，這便是全；冬不爐，夏不扇，寒暑不能侵，水火不能害，這便是真。」退之道：「鳥之飛，魚之潛，以為有心乎，無心乎？」湘子道：「有心則勞，必墮矣，沉矣；無心則忘，亦必墮矣，沉矣。有心無心之間，是謂天機之動。不動不足以為機；機之自動者，天也，萬物皆動乎機，忘乎機；而各任其天。」退之道：「這道童年紀雖小，倒會說幾句話。」林學士道：「先生此一來為何？」湘子道：「來與韓大人慶壽，眾大人化齋。」退之道：「汝既來化齋，怎麼見列位老爺頭也不磕一個兒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因昨日大醉回去得遲了，趕不上南天門，又趕不到蓬萊三島，又趕不上桃源洞，到得陝西華山朝陽溝，洞門又閉了，清風、明月兩閒人不放我進去，連忙又走到武當山投碧霞洞，半路上遇見碧霞元君命駕他出，只得又走回南天門，在七星石上盹睡片時。走得辛苦，折了腰，因此磕頭不得，大人休罪。」退之道：「風道童，你會吟詩麼？」湘子道：「幼年間也曾讀書，吟得幾句。」退之道：「汝把仙家的事吟來我聽。」湘子吟道：

桑田變海海成田，這話教人信未然。

駕霧騰雲那計日，餐霞服氣不知年。

月移花影來窗外，風引松聲到枕邊。

長劍舞罷烹茗試，新詩吟罷抱琴眠。

林學士道：「韓親家，這詩倒也有致。叫他再唱一曲道情，打發齋與他罷。」湘子把漁鼓筒板輕敲緩拍，唱道：

韓大人不必焦燥，看看的無常來到。我吃的是黃齏淡飯，勝似珍肴；你縱有萬貫家財，難倚靠。想石崇富豪、鄧通錢高，臨死來也歸空了。總不如我悶把瑤琴操，彈一曲鶴鳴九臯，無榮無辱無煩惱。逍遙慢把漁鼓敲，訪漁樵，為故交。

又詩云：

袞袞公侯著紫袍，高車駟馬逞英豪。

常收俸祿千鍾粟，未除民害半分毫。

滿斟美酒黎民血，細切肥羊百姓膏。

為官不與民方便，枉受朝廷爵祿高。

退之怒道：「這風道童說的話句句不中聽，張千，可把他叉出門外，再不許放他人來！」湘子道：「我雖是風魔道人，唱個道情，也勸得列位大人的酒，如何要叉我出去？」那張千、李萬，不由他分說，連推三推，推出門外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鍾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畢竟不知湘子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